

二十四史輯要

冊八

著編聲鐘姚 棣白周 成綏葛 真守喻

全國都會商埠旅行指南

全國都會商埠旅行指南

本書為便利旅行者而作。凡我國水陸交通發達之區，敘述詳盡。茲舉其特色如下：一、本書材料，皆根據最近最確之調查，依次敘述；語語微實，事事切今，與泛鈔成書，人云亦云者迥別。二、本書每叙一都市，歷舉其地方沿革、街市概況、交通郵電、鐵路車站，以及旅館、菜館、公署、銀行、工廠、病院、教會、學校、娛樂場所、古蹟名勝等，均經翔實調查，不厭求詳。對於外人租界內之事業及其勢力伸張諸要點，尤加注意。三、本書附有最新確之詳細地圖二十八幅。中國全圖，及國際關係之重要各圖，均用彩色精印。瞭如指掌。卷首並挿入寫真銅版三十二幅，尤為巨觀。本書不僅為旅行者所必備，即各界亦宜人手一編，可增史地學識不少。

中華書局發行

二十四史輯要

卷之十九 新

王莽傳 漢書

王莽字巨君孝元皇后之弟子也元后父及兄弟皆以元成世封侯居位輔政家凡九侯五大司馬語在元后傳唯莽父曼蚤死不侯莽羣兄弟皆將軍五侯子乘時侈靡以輿馬聲色佚游相高莽獨孤貧因折節爲恭儉受禮經師事沛郡陳參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養孤兄子行甚敕備又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陽朔中世父大將軍鳳病莽侍疾親嘗藥亂首垢面不解衣帶連月鳳且死以託太后及帝拜爲黃門郎遷射聲校尉久之叔父成都侯商上書願分戶邑以封莽及長樂少府戴崇侍中金涉胡騎校尉箕閼上谷都尉陽並中郎陳湯皆當世名士咸爲莽言上由是賢莽永始元年封莽爲新都侯國南陽新野之都鄉千五百戶遷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宿衛謹敕爵位益尊節操愈謙散輿馬衣裘振施賓客家無所餘收贍名士交結將相卿大夫甚衆故在位更推薦之游者爲之談說虛譽隆洽傾其

諸父矣敢爲激發之行處之不慙恧莽兄永爲諸曹蚤死有子光莽使學博士門下莽休沐出振車騎奉羊酒勞遺其師恩施下竟同學諸生縱觀長老歎息光年小於莽子宇莽使同日內婦賓客滿堂須臾一人言太夫人苦某痛當飲某藥比客罷者數起焉嘗私買侍婢昆弟或頗聞知莽因曰後將軍朱子元無子莽聞此兒種宜子爲買之卽日以婢奉子元其匿情求名如此是時太后姊子淳于長以材能爲九卿先進在莽右莽因求其罪過因大司馬曲陽侯根白之長伏誅莽以獲忠直語在長傳根因乞骸骨薦莽自代上遂擢爲大司馬是歲綏和元年也年三十八矣莽旣拔出同列繼四父而輔政欲令名譽過前人遂克己不倦聘諸賢良以爲掾史賞賜邑錢悉以享士愈爲儉約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見之者以爲儻使問知其夫人皆驚輔政歲餘成帝崩哀帝卽位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太后詔莽就第避帝外家莽上疏乞骸骨哀帝遣尚書令詔莽曰先帝委政於君而棄羣臣朕得奉宗廟誠嘉與君同心合意今君移病求退以著朕之不能奉順先帝之意朕甚悲傷焉已詔尚書待君奏事又遣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左將軍師丹

衛尉傅喜白太后曰皇帝聞太后詔甚悲大司馬卽不起皇帝卽不敢聽政太后復令莽視事時哀帝祖母定陶傅太后母丁姬在高昌侯董宏上書言春秋之義母以子貴丁姬宜上尊號莽與師丹共劾宏誤朝不道語在丹傳後日未央宮置酒內者令爲傅太后張幄坐於太皇太后坐旁莽案行責內者令曰定陶太后藩妾何以得與至尊並徹去更設坐傅太后聞之大怒不肯會重怨恚莽莽復乞骸骨哀帝賜莽黃金五百斤安車駟馬罷就第公卿大夫多稱之者上乃加恩寵置使家中黃門十日一賜餐下詔曰新都侯莽憂勞國家執義堅固朕庶幾與爲治太皇太后詔莽就第朕甚閔焉其以黃郵聚戶三百五十益封莽位特進給事中朝朔望見禮如三公車駕乘綠車從後二歲傅太后丁姬皆稱尊號丞相朱博奏莽前不廣尊尊之義抑貶尊號虧損孝道當伏顯戮幸蒙赦令不宜有爵土請免爲庶人上曰以莽與太皇太后有屬勿免遣就國莽杜門自守其中子獲殺奴莽切責獲令自殺在國三歲吏上書冤訟莽者以百數元壽元年日食賢良周護宋崇等對策深訟莽功德上於是徵莽始莽就國南陽太守以莽貴重選門下掾宛孔休守新都相休謁見莽莽盡禮

自納休亦聞其名與相答後莽疾休候之莽緣恩意進其玉具寶劍欲以爲好休不肯受莽因曰誠見君面有瘢美玉可以滅瘢欲獻其豫耳卽解其豫休復辭讓莽曰君嫌其賈邪遂椎碎之自裏以進休休乃受及莽徵去欲見休休稱疾不見莽還京師歲餘哀帝崩無子而傳太后丁太后皆先薨太皇太后卽日駕之未央宮收取璽綬遣使者馳召莽詔尚書諸發兵符節百官奏事中黃門期門兵皆屬莽莽白大司馬高安侯董賢年少不合衆心收印綬賢卽日自殺太后詔公卿舉可大司馬者大司徒孔光大司空彭宣舉莽前將軍何武後將軍公孫祿互相舉太后拜莽爲大司馬與議立嗣安陽侯王舜莽之從弟其人脩飭太后所信愛也莽白以舜爲車騎將軍使迎中山王奉成帝後是爲孝平皇帝帝年九歲太后臨朝稱制委政於莽莽白趙氏前害皇子傅氏驕僭遂廢孝成趙皇后孝哀傅皇后皆令自殺語在外戚傳莽以大司徒孔光名儒相三主太后所敬天下信之於是盛尊事光引光女婿甄邯爲侍中奉車都尉諸哀帝外戚及大臣居位素所不說者莽皆傅致其罪爲請奏令邯持與光光素畏慎不敢不上之莽白太后輒可其奏於是前將軍何武後將軍公孫

祿坐互相舉免丁傅及董賢親屬皆免官爵徙遠方紅陽侯立太后親弟雖不居位
莽以諸父內敬憚之畏立從容言太后令已不得肆意乃復令光奏立舊惡前知定
陵侯淳于長犯大逆罪多受其賂爲言誤朝後白以官婢楊寄私子爲皇子衆言曰
呂氏少帝復出紛紛爲天下所疑難以示來世成襁褓之功請遣立就國太后不聽
莽曰今漢家衰比世無嗣太后獨代幼主統政誠可畏懼力用公正先天下尚恐不
從今以私恩逆大臣議如此羣下傾邪亂從此起宜可且遣就國安後復徵召之太
后不得已遣立就國莽之所以脅持上下皆此類也於是附順者拔擢忤恨者誅滅
王舜王邑爲腹心甄豐甄邯主擊斷平晏領機事劉歆典文章孫建爲爪牙豐子尋
歆子棻涿郡崔發南陽陳崇皆以材能幸於莽莽色厲而言之欲有所爲微見風采
黨與承其指意而顯奏之莽稽首涕泣固推讓焉上以惑太后下用示信於衆庶始
風益州令塞外蠻夷獻白雉元始元年正月莽白太后下詔以白雉薦宗廟羣臣因
奏言太后委任大司馬莽定策安宗廟故大司馬霍光有安宗廟之功益封三萬戶

疇其爵邑比蕭相國莽宜如光故事太后問公卿曰誠以大司馬有大功當著之邪

將以骨肉故欲異之也於是羣臣乃盛陳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千載同符聖王之法臣有大功則生有美號故周公及身在而記號於周莽有定國安漢家之大功宜賜號曰安漢公益戶疇爵邑上應古制下準行事以順天心太后詔尙書具其事莽上書言臣與孔光王舜甄豐甄邯共定策今願獨條光等功賞寢置臣莽勿隨輩列甄邯白太后下詔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屬有親者義不得阿君有安宗廟之功不可以骨肉故蔽隱不揚君其勿辭莽復上書讓太后詔謁者引莽待殿東廂莽稱疾不肯入太后使尙書令恂詔之曰君以選故而辭以疾君任重不可闕以時亟起莽遂固辭太后復使長信太僕閼承制召莽莽固稱疾左右白太后宜勿奪莽意但條孔光等莽乃肯起太后下詔曰太傅博山侯光宿衛四世世爲傅相忠孝仁篤行義顯著建議定策益封萬戶以光爲太師與四輔之政車騎將軍安陽侯舜積累仁孝使迎中山王折衝萬里功德茂著益封萬戶以舜爲太保左將軍光祿勳豐宿衛三世忠信仁篤使迎中山王輔導共養以安宗廟封豐爲廣陽侯食邑五千戶以豐爲少傅皆授四輔之職疇其爵邑各賜第一區侍中奉車都尉邯宿衛勤勞建議定

策封邯爲承陽侯食邑三千四百戶四人既受賞莽尙未起羣臣復上言莽雖克讓
朝所宜章以時加賞明重元功無使百僚元元失望太后乃下詔曰大司馬新都侯
莽三世爲三公典周公之職建萬世策功德爲忠臣宗化流海內遠人慕義越裳氏
重譯獻白雉其以召陵新息二縣戶二萬八千益封莽復其後嗣疇其爵邑封功如
蕭相國以莽爲太傅幹四輔之事號曰安漢公以故蕭相國甲第爲安漢公第定著
於令傳之無窮於是莽爲惶恐不得已而起受策策曰漢危無嗣而公定之四輔之
職三公之任而公幹之羣僚衆位而公宰之功德茂著宗廟以安蓋白雉之瑞周成
象焉故賜嘉號曰安漢公輔翼于帝期於致平毋違朕意莽受太傅安漢公號讓還
益封疇爵邑事云願須百姓家給然後加賞羣公復爭太后詔曰公自期百姓家給
是以聽之其令公奉舍人賞賜皆倍故百姓家給人足大司徒大司空以聞莽復讓
不受而建言宜立諸侯王後及高祖以來功臣子孫大者封侯或賜爵關內侯食邑
然後及諸在位各有第序上尊宗廟增加禮樂下惠士民繢寡恩澤之政無所不施
語在平紀莽旣說衆意又欲專斷知太后獸政乃風公卿奏言往者吏以功次遷至

二千石及州部所舉茂材異等吏率多不稱宜皆見安漢公又太后不宜親省小事
令太后下詔曰皇帝幼年朕且統政比加元服今衆事煩碎朕春秋高精氣不堪殆
非所以安躬體而育養皇帝者也故選忠賢立四輔羣下勸職永以康寧孔子曰巍
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自今以來惟封爵乃以聞他事安漢公四輔平決州
牧二千石及茂材吏初除奏事者輒引入至近署對安漢公考故官問新職以知其
稱否於是莽人人延間致密恩意厚加贈送其不合指顯奏免之權與人主侔矣莽
欲以虛名說太后白言親承前孝哀丁博奢侈之後百姓未贍者多太后宜旦衣繒
練頗損膳以視天下莽因上書願出錢百萬獻田三十頃付大司農助給貧民於是
公卿皆慕效焉莽帥羣臣奏言陛下春秋尊久衣重練減御膳誠非所以輔精氣育
皇帝安宗廟也臣莽數叩頭省戶下白爭未見許今幸賴陛下德澤間者風雨時甘
露降神芝生蓂莢朱草嘉禾休徵同時並至臣莽等不勝大願願陛下愛精休神闢
略思慮遵帝王之常服復大官之法膳使臣子各得盡驩心備共養惟哀省察莽又
令太后下詔曰蓋聞母后之義思不出乎門闕國不蒙佑皇帝年在襁褓未任親政

戰戰兢兢懼於宗廟之不安國家之大綱微朕孰當統之是以孔子見南子周公居攝蓋權時也勤身極思憂勞未緩故國奢則視之以儉矯枉者過其正而朕不身帥將爲天下何夙夜夢想五穀豐孰百姓家給比皇帝加元服委政而授焉今誠未皇于輕靡而備味庶幾與百僚有成其勗之哉每有水旱莽輒素食左右以白太后遣使者詔莽曰聞公菜食憂民深矣今秋幸孰公勤於職以時食肉愛身爲國莽念中國已平惟四夷未有異乃遣使者齎黃金幣帛重賂匈奴單于使上書言聞中國譏二名故名囊知牙斯今更名知慕從聖制又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入侍所以誇耀媚事太后下至旁側長御方故萬端莽旣尊重欲以女配帝爲皇后以固其權奏言皇帝卽位三年長秋宮未建液廷媵未充乃者國家之難本從亡嗣配取不正請考論五經定取禮正十二女之義以廣繼嗣博采二王後及周公孔子世列後在長安者適子女事下有司上衆女名王氏女多在選中者莽恐其與己女爭卽上言身亡德子材下不宜與衆女並采太后以爲至誠乃下詔曰王氏女朕之外家其勿采庶民諸生郎吏以上守闕上書者日千餘人公卿大夫或詣廷中或伏省戶下咸言明

詔聖德巍巍如彼安漢公盛勳堂堂若此今當立后獨奈何廢公女天下安所歸命
願得公女爲天下母莽遣長史以下分部曉止公卿及諸生而上書者愈甚太后不
得已聽公卿采莽女莽復自白宜博選衆女公卿爭曰不宜采諸女以貳正統莽白
願見女太后遣長樂少府宗正尙書令納采見女還奏言公女漸漬德化有窈窕之
容宜承天序奉祭祀有詔遣大司徒大司空策告宗廟雜加卜筮皆曰兆遇金水王
相卦遇父母得位所謂康強之占逢吉之符也言鄉侯侈上言春秋天子將娶於紀
則褒紀子稱侯安漢公國未稱古制事下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封后父百里尊而不
臣以重宗廟孝之至也侈言應禮可許請以新野田二萬五千六百頃益封莽滿百
里莽謝曰臣莽子女誠不足以配至尊復聽衆議益封臣莽伏自惟念得託肺腑獲
爵土如使子女誠能奉稱聖德臣莽國邑足以共朝貢不須復加益地之寵願歸所
益太后許之有司奏故事聘皇后黃金二萬斤爲錢二萬萬莽深辭讓受四千萬而
以其三千三百萬予十一媵家羣臣復言今皇后受聘踰羣妾亡幾有詔復益二千
三百萬合爲三千萬莽復以其千萬分予九族貧者陳崇時爲大司徒司直與張敞

孫竦相善竦者博通士爲崇草奏稱莽功德崇奏之曰竊見安漢公自初束脩值世
俗隆奢麗之時蒙兩宮厚骨肉之寵被諸父赫赫之光財饒執足亡所悟意然而折
節行仁克心履禮拂世矯俗確然特立惡衣惡食陋車駕馬妃匹無二閨門之內孝
友之德衆莫不聞清靜樂道溫良下士惠于故舊篤于師友孔子曰未若貧而樂富
而好禮公之謂矣及爲侍中故定陵侯淳于長有大逆罪公不敢私建白誅討周公
誅管蔡季子鳩叔牙公之謂矣是以孝成皇帝命公大司馬委以國統孝哀卽位高
昌侯董宏希指求美造作二統公手劾之以定大綱建白定陶太后不宜在乘輿幄
坐以明國體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彊圉公之謂矣深執謙退推
誠讓位定陶太后欲立僭號憚彼面刺幄坐之義佞惑之雄朱博之疇懲此長宏手
劾之事上下一心讒賊交亂詭辟制度遂成篡號斥逐仁賢誅殘戚屬而公被胥原
之訴遠去就國朝政崩壞綱紀廢弛危亡之禍不隧如髮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頓
公之謂矣當此之時宮亡儲主董賢據重加以傅氏有女之援皆自知得罪天下結
讐中山則必同憂斷金相翼藉假遺詔頻用賞誅先除所憚急引所附遂誣往寃更

徵遠屬事執張見其不難矣賴公立入卽時退賢及其黨親當此之時公運獨見之明奮亡前之威盱衡厲色振揚武怒乘其未堅厭其未發震起機動敵人摧折雖有賚育不及持刺雖有櫓里不及回知雖有鬼谷不及造次是故董賢喪其魂魄遂自絞殺人不還踵日不移晷霍然四除更爲寧朝非陛下莫引立公非公莫克此禍詩云惟師尙父時惟鷹揚亮彼武王孔子曰敏則有功公之謂矣於是公乃白內故泗水相豐驟令邯與大司徒光車騎將軍舜建定社稷奉節東迎皆以功德受封益土爲國名臣書曰知人則哲公之謂也公卿咸歎公德同盛公勳皆以周公爲比宜賜號安漢公益封二縣公皆不受傳曰申包胥不受存楚之報晏平仲不受輔齊之封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公之謂也將爲皇帝定立妃后有司上名公女爲首公深辭讓迫不得已然後受詔父子之親天性自然欲其榮貴甚於爲身皇后之尊侔於天子當時之會千載希有然而公惟國家之統揖太福之恩事事謙退動而固辭書曰舜讓于德不嗣公之謂矣自公受策以至于今亹亹翼翼日新其德增脩雅素以命下國後儉隆約以矯世俗割財損家以帥羣下彌躬執平以逮公卿教子尊

學以隆國化僮奴布衣馬不秣穀食飲之用不過凡庶詩云溫溫恭人如集于木孔子曰食無求飽居無求安公之謂矣克身自約糴食逮給物物卬市日闔亡儲又上書歸孝哀皇帝所益封邑入金錢獻田殫盡舊業爲衆倡始於是小大鄉和承風從化外則王公列侯內則帷幄侍御翕然同時各竭所有或入金錢或獻田畝以振貧窮收贍不足者昔令尹子文朝不及夕魯公儀子不茹園葵公之謂矣開門延士下及白屋婁省朝政綜管衆治親見牧守以下考述雅素審知白黑詩云夙夜匪解以事一人易曰終日乾乾夕惕若厲公之謂矣比三世爲三公再奉送大行秉冢宰職墳安國家四海輻湊靡不得所書曰納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公之謂矣此者上世之所鮮禹稷之所難而公包其終始一以貫之可謂備矣是以三年之間化行如神嘉瑞疊累豈非陛下知人之效得賢之致哉故非獨君之受命也臣之生亦不虛矣是以伯禹錫玄圭周公受郊祀蓋以達天之使不敢擅天之功也揆公德行爲天下紀觀公功勳爲萬世基基成而賞不配紀立而褒不副誠非所以厚國家順天心也高皇帝褒賞元功相國蕭何邑戶既倍又蒙殊禮奏事不名入殿不趨封其親屬十

有餘人樂善無厭班賞亡遴苟有一策卽必爵之是故公孫戎位在充郎選繇旌頭
壹明樊噲封二千戶孝文皇帝褒賞絳侯益封萬戶賜黃金五千斤孝武皇帝卹錄
軍功裂三萬戶以封衛青青子三人或在襁褓皆爲通侯孝宣皇帝顯著霍光增戶
命疇封者三人延及兄孫夫絳侯卽因漢藩之固杖朱虛之鯁依諸將之遞據相扶
之執其事雖醜要不能遂霍光卽席常任之重乘大勝之威未嘗遭時不行陷假離
朝朝之執事亡非同類割斷歷久統政曠世雖曰有功所因亦易然猶有計策不審
過徵之累及至青戎標末之功一言之勞然猶皆蒙丘山之賞課功絳霍造之與因
也比於青戎地之與天也而公又有宰治之效乃當上與伯禹周公等盛齊隆兼其
褒賞豈特與若云者同日而論哉然曾不得蒙青等之厚臣誠惑之臣聞功亡原者
賞不限德亡首者褒不檢是故成王之於周公也度百里之限越九錫之檢開七百
里之宇兼商奄之民賜以附庸殷民六族大路大旂封父之繁弱夏后之璜祝宗卜
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白牡之牲郊望之禮王曰叔父建爾元子子父俱延拜而受
之可謂不檢亡原者矣非特止此六子皆封詩曰亡言不讐亡德不報報當如之不

如非報也近觀行事高祖之約非劉氏不王然而番君得王長沙下詔稱忠定著於令明有大信不拘於制也春秋晉悼公用魏絳之策諸夏服從鄭伯獻樂悼公於是以半賜之絳深辭讓晉侯曰微子寡人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金石之樂春秋善之取其臣竭忠以辭功君知臣以遂賞也今陛下既知公有周公功德不行成王之襄賞遂聽公之固辭不顧春秋之明義則民臣何稱萬世何述誠非所以爲國也臣愚以爲宜恢公國令如周公建立公子令如伯禽所賜之品亦皆如之諸子之封皆如六子卽羣下較然輸忠黎庶昭然感德臣誠輸忠民誠感德則於王事何有唯陛下深惟祖宗之重敬畏上天之戒儀刑虞周之盛敕盡伯禽之賜無遴周公之報令天法有設後世有祖天下幸甚太后以視羣公羣公方議其事會呂寬事起初莽欲擅權白太后前哀帝立背恩義自貴外家丁傅撓亂國家幾危社稷今帝以幼年復奉大宗爲成帝後宜明一統之義以戒前事爲後代法於是遣甄豐奉璽綬卽拜帝母衛姬爲中山孝王后賜帝舅衛寶寶弟玄爵關內侯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莽子宇非莽隔絕衛氏恐帝長大後見怨字卽私遣人與